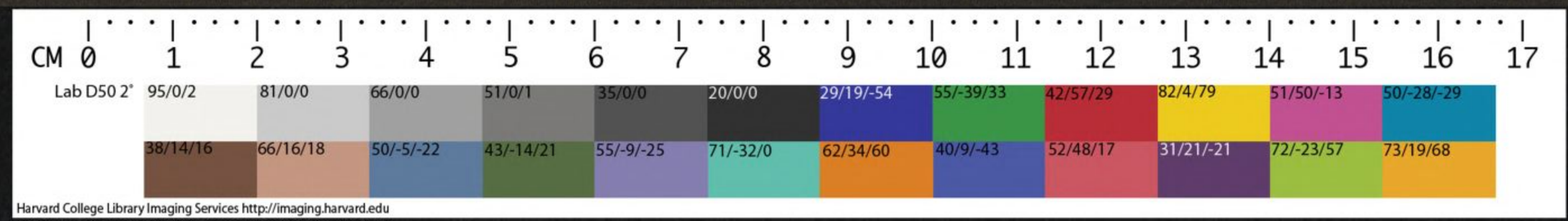
E720/7214B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七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合　岸生沈國元校正

丁巳 洪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贓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

後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債于官犯者既多
不可勝誅旋致糜矣
處州季汶卒汶字彥父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
處以士夫倡義兵堅守 上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兵之
士麗水有葉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既而琛等
歷顯官知名當世唯汶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仕故其
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特爲銘之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
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幄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
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
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
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歲一來朝○遣官享先農
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宋濂抵家上表謝○上
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
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
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二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
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
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

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爲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

○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上因覽羣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圜丘之舊壝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二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饗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

五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誅戶部主事趙乾勑中書省臣曰鄉荊斷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承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台以安民爲本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嚴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明情者皆在汝等其慎之○秋南番滀巴國入貢賜以金幣

滀巴在西南海中其國風景秀麗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織綾抱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稱樂土矣

九月勑中書省免浙江今年秋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難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籍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免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隋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

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

○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宋濂來朝越十四日見于端門　上見大喜皇太子諸王皆喜　上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御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恩禮備至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申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觀心亭成　上臨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俾示永久○改作大內宮殿成

按其制關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閒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

成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稍加增益規模益閎壯矣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若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衛國公鄧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訃聞　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車駕臨奠親擇視葬地命配享　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僉事濮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眞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眞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眞大罵曰夷虜爾害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眞耳不虞眞之死也眞死王大愧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眞從行軍士

上曰濮眞當危難秉意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眞子璵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爲西梁侯以報眞功○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政事　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幸得預謀者況闍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云

傳信錄云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二聖之所處皆有意焉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尤爲思患建謂　聖祖此諭曲盡闍寺之情深得處闍寺之要萬世　聖子　神孫宜寫一通置之座側

四川松潘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帥師討平之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孫允炆生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眞人張正常卒子宇初嗣○是年復以汪廣洋爲右丞相○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

鳳陽

戊午　洪武十一年

正月上謂廷臣曰古者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擁蔽今布政司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呈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丁玉討松潘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天殿告仁祖淳皇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上以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勑中書省議減鹽價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翼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

者爲下不預宴庠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
激勸○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命太子正事柱良彦爲晉
王右傅○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常
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
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
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
州等官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
堂于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
不足以爲後鑒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之艱難以示
後世 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
以葬 皇考妣即今之 皇陵也及上得天下切念劉之
恩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爲義惠侯妻妻氏爲義惠侯
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
君愛猷識理達剌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
春秋本末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
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西番洮州等處戎寇爲亂

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吳
復張龍葉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首取甘烝
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鬼
三副使汪舒朶首只阿烏阿卜商等據納鄰七站之地英
等進兵擊之○蘇松楊台海溢○南番彭亭國及百花國
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按彭亭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
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稚
髮好誦佛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物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
釋教產紅猿龜倚玳瑁孔雀倒掛烏姆椒時
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八智亞壇來朝貢

九月有星孛于天弁○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賜中都國子助教貝瓊致仕
十月甲子大祀殷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
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思祖
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是年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
柏爲湘王胡順妃生王明敏好學能文善道家言多勇力善武藝　桂爲豫王後改封代王國
大同其妃武寧王女　楧爲漢王後改封肅王田納王祿王得
巡邊出塞練簡士馬　植爲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遠州
已未洪武十二年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飆慶雲光彩煒燁 上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勑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饗荅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

論曰我太祖勤民育物敬共神明博考經文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後同明堂肇于周經我則郊焉而侑 仁祖太公遺于漢祀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矣 寧缺禘嘗之義蓋酌古今通幽明殷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諸君子皆能循則夷彝取衷莘渙條之品式以授祠官維損之益之未盡復古聖王之舊而矯誣妖誕奇襄亟覩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防之亦可謂師贊 聖猷一洗汙俗矣豈非滑夏之禍烈于九犁裴常之功艱于二正一時與勢實然乎必欲咨三禮于四岳候兩生于百年亦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矣

○西平侯沐英等兵至洮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等率衆遁去我師追擊敗之斬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遂于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得納鄰七站之地歸于職方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二月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寧軍務

三月樂風部爲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
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以萊州
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
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
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勑諭國子師生曰
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學
名立于兩間斯成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
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廸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
游期在嘉言善行啟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
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
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
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
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
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
思廸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
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
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
之辭果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
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
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編春秋本末成

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錄分列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奠葬塑像祀于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督遼東海運代吳禎

閏五月勑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兵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少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聞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啟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之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　上又以都督僉事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並

會張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都督馬雲征大寧

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平羌將軍丁玉等
討蜀寇彭晉貴等平之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陝西
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
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
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
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
鮮通 宥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邪馬臺即邪
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奇唐咸亨初惡倭
名更爲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
屈紒皆跣足閒用屨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
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
絹花布螺甲漆器扇扉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
童男女錦綺絲綿麝劍 刑
國朝洪武二年寇山東並海
部縣及淮安三年又寇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
使詔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物遣
來附存同知趙秩賫璽書於
使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上又遣僧祖
闡無逸閒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
溫州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大
以於顯爲總兵官由海道巡倭倭登萊七年寇膠州是
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
亦却之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
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
誠詔責之十二年來
貢無表文命安置之
遣使齎敕諭宋國公馮勝時督建周王宮殿於開封府將
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論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
二麥耳近開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
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
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勑至即放歸俟農隙之
時赴工未晚也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

之害莫大於欲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九月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參政

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荅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十一月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純爲通政司左參議翰林修撰詮

原霖爲右參議○開甜水渠西安城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以爲言命府官役工鑿渠引龍首渠水入城縈繞民舍始得甘飲○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厥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

被子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幾而廣已歸附子中隱居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于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荅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不忘于元也嘗懷鴆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荅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徽寧國府訓導陳迪爲翰林編修○永嘉侯朱亮祖鎮廣東所爲多不法事番禺知縣道同上言其數十事皆實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廣洋在京頗躭酒色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

不言上察其然勑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廣洋不爲引見　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甚至是御史申巫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爲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　上頗聞惟庸挾醫姓候基病飲以毒藥因責廣洋欺紿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勑之廣洋得賜書懼甚遂自縊死○訪求卜筮人

庚申　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蹶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棰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尚指賊臣第弗爲肩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裏甲伏屏帷間數匝　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　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掃戶六人

被惟庸自楊憲誅後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疾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　上惟庸忌之達有閨者福壽惟庸陰誘爲已用冀以圖達乃爲福壽所發　上劉基亦言庸不可用知而恨之會基病以毒藥中之事在八年正月惟庸用吉茂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庸專政往來益密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醸

取衛士劉遇寶及士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婚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密令存義以邪謀說善長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輞輅中傷死惟庸殺輞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涂節乃上變告時商暠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　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涂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餘黨皆連坐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輩臣謀罪之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愼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慈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按濂學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博極群書名滿天下文傳四夷而于鄉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園集龍門子無相贅語等書傳于世

華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寵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頡頏不致相壞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按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亂

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襲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縛獲其全部以歸○徙斯爲吏部尚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

爲工部尚書（）諭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煮海爲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海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新鹵得宜約量增

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爲民便從之○是月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溥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菽上奉天勤民干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誅奸惡鋤根剪蔓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懇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

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
韓國公李善長總臺事○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署
吏部尚書劉崧致事阮畯爲吏部尚書○復以湖廣漢陽
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州長寧縣爲歸
州桂陽縣爲桂陽州
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
天下織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
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
恭讓爲漢陽知府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
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

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前廷嘗遣使
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
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
縣令則稱趙廷蘭云○時胡惟庸事覺　上乃命翰林儒
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官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
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俾知
所警○震奉天殿○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
美即胡廷瑞改名時良董建齊王府宮殿于長沙諭之曰昨者
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秩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未有如我　太祖者

置諫院官唐鐸爲諫議大夫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悉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善長等累請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復京官家○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出宮門紈衣中徉醉脫衣露金闕人以聞　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闕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　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祐龔斆爲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淵爲夏官催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蠹政以干邦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効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

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十一月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詔列疾楊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徃遼東訓練士卒○是年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列時奉金葉表朝貢

遣還

按瓜哇即古闍婆國又名蒲家龍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扳打綱底忽諸國國王宮磚墉塘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扳蒙藤花蓆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卧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胷榮嵌絲帨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杖罪不問輕重藤繫刈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顏色黝黑髡頭赤脚坐卧無椅桌飲食無匙箸抓擘而噉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男造女家后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榮嵌絲帨戴被金珠綠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大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梹榔椒香蘇木桄榔木吉貝倒挂鳥綠鴝綠鴝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洪武三年奉表入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國瓜哇要而殺之至是來貢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至永樂間復通中國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

面克嵩州高州詮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邪正爲難辨　上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考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乃爲至當朕于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清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險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瑾之徒剝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創編賦役黃册

按其則以一百一十三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

曰坊近城曰扇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各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李叔正爲禮部尚書○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世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旣敗四方有佗慫告訐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湜人爲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身

三月大赦○復提刑按察司○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粮

莊詢大誥謂五府京師翼之郡肇基先勞之民天下既平數免征稅至是又治免焉直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征夏稅秋糧嗚呼　聖祖所以優恤五郡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爲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及互學士待制應奉之設至是官制始定○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

一員秩正六品

四月命國子生蓋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勇

勠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

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

乃者五溪蠻叛阻逼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

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忍　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

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

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蠻溪見兵

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

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

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

肆侮生隙搆患欺誑中國復勑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

貢並勿納

按安南惠慮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

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朱梁時始土豪曲承美

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

爲州師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纂丁部

氏李公蘊又纂黎氏陳日照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

將破其國而日暝寓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兆昜爲安南國王兆昜子日烜立元孫來朝貢仍封爲安南國王賜紐金銀印日烜卒子日燇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二年復來朝貢洪武五年陳叔明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燇嗣王日烜卒子日鑑嗣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却之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燇嗣王叔明者燇兄也專國政至是燇遣使來貢　上惡其強悍詔責之　其國東起欽州西歷江左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東僚雜居不知禮義獷悍喜鬬不解耕種稚髮剪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交愛人倜儻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海富良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玳瑁琅玕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佛佛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鹽波羅蜜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井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搆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曰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復大理寺

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傍近郡縣　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於龍江曰　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

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德興還京　上勅賜慰勞賜田一庄○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

九月勅命頴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曉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上出

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潮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
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
軍由辰沅趨貴州○遣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
十月壬子朔日食○定考覆殿最法○命法司論囚擬律
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
後覆奏論決○給事中鄭伯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
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
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
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
如故從之

一月　上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爲所不當
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
甲冑者不通經術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
韓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
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
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槩視爲武人
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友德進攻普定擒土
酋安瞻羅鬼苗蠻犵狫聞風迎降○時閩　廣東羣盜爲
亂勢猖獗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衛處温三府山寇
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

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　上震
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
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
萬擁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
心乘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
濃露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
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
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計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
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
而軍以禦之峩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
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
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
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
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震友德自率衆數
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
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
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
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宣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

至是僅百日雲南平而友德等兵亦敗諸蠻城烏撒初友德自曲靖率兵循格泥山而北以通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時元右丞觀卜閒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寔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鍤方具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苴部土酋率衆援之寔十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共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寔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慴皆望風降附○令翰林院評駁諸司奏啟○是年封皇子權爲寧王國于大寧○召致仕刑吏部尚書李敬劉崧爲國子祭酒司業

壬戌　洪武十五年

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上以前元素無文字但

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命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甲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攷細切其字以諧聲音既成　命刊行之自是使臣往朔漠皆得通其情○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布政司事張統爲左參政○沐英等率兵略徼江臨安沅江尋伺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上首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師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扼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諭雲南諸夷　詔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臨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

籃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 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 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臣建恭覩 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此十五年而捐稅之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至降未有下愛民如此者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桂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盜皆平之

閏二月遣使詰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勑使任本州知州等官○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 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幷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官多爲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

已督布政覆實雲南歸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可其奏

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蛮戶爲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爲衛所隸有大漠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

按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得罪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後復申明斯

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鞫多此一司矣只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爲是且武夫麤暴其於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勑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懼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

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遍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鉄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群臣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諭顒等爲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愧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産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鑪冶鐵　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

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旱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爲試刑部尚書

按濟字來學洛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起超擢之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受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金朝與南征卒追封沂國公○蘄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貞定孝婦劉氏

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故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呻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鄉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謂侍臣曰此一人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學士宋訥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不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爲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弊瞞我遂大行考較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

按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絶照字號編接如前各改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粘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爲定制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衣裳餘帛緝爲巾褥織工治絲有荒類遺棄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蚕桑之不易當爲天地惜物也　后初未有子嘗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詩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　上每前殿決事后必潛聽之如聞　上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致殺死者寃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有骨肉親侄縱有罪亦當宥之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然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當可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柰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太學還　后聞太學諸生有攜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福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爲汝貸之耳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慟悼終身
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臣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　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順天順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城計

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驕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扳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按道衍即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家爲僧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　太祖聞其名召見與語大悅留居第中令與諸子遊處燕王　文皇帝時爲燕王廣孝自請于　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太王戴也既而文皇自北京上加曰乃皇字是時廣孝已知燕邸異日之必有天下爲皇帝矣洪武末靖難兵起廣孝之謀也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經權太子少師輔導東宮復其姓名竟不蓄髮娶妻卒

卒　榮國公謚恭靖配享　太廟按姚廣孝之遇文皇猶劉基之遇　太祖皆佐命天畀非偶然也

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文皇帝宴時天寒甚　文皇帝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　文皇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　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　聖賢下是箇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毋緩其後果驗

設科取士○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徵至秀士優劣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爲翰林待詔○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

哉故勑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

十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窠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金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

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
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
焉恂等復固辭一日勑賜放還
　勑閣詞林記廖道南曰粵自商山茹芝冥鴻寥落上下
千載數人而已思誠勑賜恂詮被寵麗眉眸首安車蒲
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焉
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關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
子趙肅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置殿閣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
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
沈爲東閣大學士○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

校○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吳
沈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
尚書閻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
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
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背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
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眞厭甚厭之自今
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
成式榜示中外
十二月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吳沈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

鄉尋以佽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其名特開釋○孝陵成封都督李新爲崇山侯○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爲監察都御史○命長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十二衛校卒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二萬人習馬一萬三千五百匹

按國初備邊惟以督軍屯田訓練士卒二者爲急此兵食所由以足夫秋所由以安邊境所由以安萬世所當法也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七　終